

車爾尼雪夫斯基著

怎麼辦？

人民交學出版社

柏林，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日

薇拉·巴夫洛芙娜，最親愛的太太：

我跟已故的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羅普霍夫的接近，使我敢於希望您仁慈地接受一個於您十分陌生、但却深深地尊敬着您的人當作您的朋友之一。無論如何，我冒昧地揣想，您總不會責備我煩擾您吧；我同您通信只是爲了實現已故的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的願望；您儘可以完全相信我報導的關於他的消息，因爲我將借用他自己的話語來傳達他的思想，正如他親自跟您說一樣。這就是他對於我的信上要加以解釋的那件事所說的話：

「我的念頭引起的後果使一般接近我的人們大爲驚異〔我已經講過我這是傳達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原來的話〕，但這念頭是慢慢地成熟的，我的主意經過好幾次改變纔獲得了它那最後的形式。這些念頭所由發生的情況，是一直等到她〔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指

的是您」慌慌張張地把那場惡夢告訴我的時候，我這纔十分偶然地發現的。我覺着這場夢非常重要；作爲一個從旁觀察她的感情狀態的人，我立刻明白她的生活中出了一件事，這件事將相當長久地改變我原先同她的關係。可是一個人臨到絕境都還要極力保持他所習慣了的地位；在我們天性的最深遠的地方有着保守的因素，非到萬不得已時我們決不會拋棄它。照我看來，我最初的提議正該從這兒獲得解釋：那時我希望並且認爲這件事等些時候便會過去，於是我們也會恢復原先的關係了。她儘量跟我親近，想藉此避免這件事。這迷住了我，有好幾天我竟覺着她的願望並非不可能實現的了。然而不久我就相信這種希望是個架空的東西。原因在於我的性格。

「我這麼說可完全無意責備自己的性格。我是這樣來理解我的性格的：

「凡有正正當當地過着生活的人，他的時間該分做三部分：工作，享樂，休息或者消遣。享樂也好像工作一樣，需要休息的。在工作與享樂中，人的共同因素壓倒了個人的特性；工作時，我們的行動主要取決於外界的合理需要；享樂時，我們的行動主要取決於人的天性中其他的、同樣是共同的要求。休息或消遣却是個人在緊張的工作與享樂中消耗了生命力的積蓄之後、藉以恢復力量的一個因素，是個人自願引入生活的一個因素了。在這

兒，人希望由自己個人的特性、自己個人的方便來決定他的休息方式。在工作與享樂中，人們由於一種共同的、強大的、超過他們個人特性的力量而互相吸引着，——在工作中是利害打算，在享樂中是生理機構的一致要求。在休息中可兩樣了。休息是一件與那抹煞個人特性的共同力量無關的事：休息是最富「個人」性的事，在這兒，人的天性要求着最大的自由，在這兒，人是最個性化的，從一個人覺着哪一種休息方式更輕鬆愉快上，就可以最明顯地看出他的性格來。

「就這方面說，人可以分成兩大類。有一類人認為跟別人在一塊休息或者消遣比較愉快。本來人人都需要孤獨；他們雖也需要，却只把它當作例外；他們的規則是——跟別人一塊生活。另一類人的需要恰恰相反：他們覺着在孤獨中比和別人在一起更自由；他們的人數較之前一類人少得多了。一般人常用兩個名詞來表示這種差異：愛交際的人和有孤癖的人。我屬於不愛交際的人，她却屬於愛交際的人。這便是我們的事情的全部秘密。原因既然如此，那末，看來很明顯地，我們中間不論誰都沒有什麼應受非難的地方。同樣無可非難的是，我們兩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力量去消除這個原因，因為人無法違反自己的天性。

「每個人都很難瞭解別人天性上的特點；大家全根據自己的個性去想像所有的人。凡是我不需要的，我就以為別人也不需要，——我們的個性這樣吸引着我們去思想；非有極其顯著的標誌出現我纔會想起相反的情形。反之，我覺得輕快和自由的，我總以為別人也有同感。這個思想傾向是很自然的，這就替我解釋了為什麼我那樣晚纔發覺我和她在天性上的差異。下面的事實也大大地助長了我的錯誤：我們開始共同生活的時候，她把我估計過高，當時我們中間還沒有平等，她那方面對我太尊敬了；她覺得我的生活方式便是標準的生活方式，她把我個人的特徵看作一般人的通性，有個時期她竟被它迷住了。此外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原因：

「在沒有教養的人們當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內心生活很少受到尊重。家庭裏的每個人，尤其是年長的人，都可以毫不客氣地干涉您的內在生活。問題倒不在我們的秘密會因此洩露：「秘密」總是相當珍貴的玩意，您決不會忘記隱藏和保守它；況且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秘密的，有許多人對自己的親人什麼也不隱瞞。然而人人全希望他的內心生活中有一個不容任何人闖進的角落，正如人人全希望有一個自己獨用的房間。沒有教養的人却既不顧前者，也不顧後者：即使您有個獨用房間，人家仍舊要闖進來，他並不是存心偵察您或

者麻煩您，不，僅僅因為他沒有預料到這會打擾您；他以為除非您十分討厭他，您總會不願看見他無原無故地突然出現在您跟前；他不懂他可能煩擾、可能妨礙人，縱然那人一向對他懷着好感。其實任何人不得房主允許都沒有權利跨過一個房間的門檻，而在我們這兒却只承認一個房間，也就是家長的房間，纔具有這種神聖性，因為做家長的可以有任何擅自闖入他的房間的人趕出去。其餘一切人却不同了：凡是比他們年長或在家庭地位上跟他們平等的人都能夠隨意進出他們的房間。您的內心生活世界也像房間一樣。任何人都可以爲了任何小事，而且多半只爲了拿您的私事給他的舌頭搔一搔癢，就毫無必要甚至毫無意思地闖進這個世界來。一個姑娘有兩件便衣，一件白的，一件玫瑰色的；她穿了那件玫瑰色的，於是人家便可以拿她這件私事給自己的舌頭搔癢了：「你穿了玫瑰色的衣服，阿妮塔，你爲什麼穿玫瑰色的？」阿妮塔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穿玫瑰色的，——她總得穿件衣服呀；再說，如果她穿了那件白的，人家同樣會問她的。「不爲什麼，媽媽（或者：姐姐）。」——「你穿白的好些。」爲什麼好些？連那個跟阿妮塔談話的女人自己也說不上來：她只不過想給她的舌頭搔搔癢罷了。「你今天怎麼啦，阿妮塔？好像不快活呢。」實際上阿妮塔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快活不快活；但是那個女人並不追問這件既無影踪又不存在

的事情的原因。「我不曉得；不，我似乎沒有什麼呀。」——「不，你真有點不快活。」過了兩分鐘：「阿妮塔，你坐下彈彈鋼琴吧，」幹嗎要彈？誰也不知道；整天都是諸如此類的廢話。您的私事好比一條街道，每個坐在窗口的人全想朝那兒望一望，倒不是因為他需要看什麼（不，他甚至明明知道他不會看見什麼需要的或者有趣的東西），而僅僅由於無事可做：既然望一望也沒有關係，為什麼不望它一望？對於一條街道，這確實沒有什麼關係，但在一個人，這樣的煩擾可不是滋味了。

「這種毫無目的、毫無意思的煩擾自然可能引起反作用：只要那個人的環境容許他孤獨，他暫時是會從孤獨中去找尋樂趣的，縱使他的天性喜歡交際，而不喜歡孤獨。」

「就這方面說，她結婚以前的處境真是可怕極了：人們煩擾她，打聽她的隱私，——不僅因為無事可做和不懂禮貌而偶然打聽，並且有計劃地、固執地、時時刻刻地、過於粗魯、過於無恥地打聽，狠心惡意地打聽，非但用毫不客氣的手段、還用非常強暴和極其卑鄙的手段去打聽。因此她心裏所起的反作用當然也很大了。」

「所以人們不應該嚴厲地指責我的錯誤。有好幾個月（也許一年）我並沒有錯誤：那時她實在需要和高興孤獨。這個時期中我對她的性格的看法已經確定了。她那迫切的暫時

的需要跟我的經常的需要恰恰一致，那末我把一種暫時現象當作她的性格上的經常特點，算得什麼稀奇呢？人人都喜歡根據自己的個性去判斷別人的啊！

「我犯過錯誤，而且是很大的錯誤。我並不責備自己，我還想辯白一下；這表示我感覺別人對我將不會像我自己對自已那樣寬大。爲了減輕人家的非難，我應當再稍微說說我自己的性格，說明它跟她以及別的大多數人截然不同，因而倘不加解釋便可能被誤解的地方。」

「除了在孤獨中休息之外，我不知道旁的休息方法。我覺得跟別人在一塊簡直就等於工作，勞動或是享樂。只有剩下我一個人的時候，我纔感覺自己完全自由了。這該怎麼解釋呢？這是什麼原故呢？在有一種人是由於不坦白，在第二種人由於害羞，第三種人因爲慣於憂鬱和沉思，第四種人因爲對別人缺乏同情心。我似乎全沒有這些：我爽直，坦率，我永遠快活，一點也不憂鬱。我高興多見見人，但在我看來，「見人」和工作或者享樂是聯在一起的，我見人以後就需要休息——照我的習慣便是需要孤獨。據我的理解，這種孤癖只是我對於獨立自由的渴望的特殊發展罷了。」

「於是，她對從前在娘家時那個亂嘈嘈的環境的反感，使她暫時接受了一種跟她的經

常性癱毫不調和的生活方式；她對我的尊敬也助長了她這暫時的傾向，否則它是不會持續得那樣久的；在這個長時期以內，我對她的性格的看法已經確定了，我將她的暫時的特點當作經常的特點，我放了心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我這方面犯過錯誤，但這錯誤的害處很少，她那方面却完全沒有錯誤。然而這給她帶來了多少的痛苦，這終於使我遭遇到多大的不幸啊！

「我看到她因爲那場惡夢而驚惶失措，這纔明白了她的感情狀態，可是我已經來不及改正我的錯誤了。如果我們早點發覺這個，我和她或許會經常努力約束自己，使我們永遠能夠互相滿意的吧？我不敢斷定；不過我想縱然成功也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好處。就算我們澈底改造了自己的性格，再也沒有理由爲我們的關係感到痛苦吧，但性格改造只有以某一個壞的方面爲對象時纔是好的；而她和我需要改造的那幾方面却並沒有什麼壞：喜歡交際有什麼地方比孤獨的傾向壞或者好呢？改造性格無論如何總帶一點強制，並且是一種破壞；有許多東西在破壞當中失去了，有許多東西由於強制變麻木了。我和她可能（只是可能，並非一定）得到的那點成績抵不上這樣的損失。我們兩人的鮮明的個性會稍稍褪色，我們會或多或少地損害自己的生命的活力。爲什麼來？僅僅爲了維持原有的夫妻形式。要

是我們有了孩子，自然又當別論：那時就必須多多考慮他們的命運會由於我們的離異而發生怎樣的變化的問題，假定往壞裏變，那就值得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加以預防，結果我們將感覺快樂，原因是我們爲着給心愛的人保留最好的命運而做了必需做的事情，——這樣的結果足以補償任何的努力。而現在，這努力有什麼合理的目的呢？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的錯誤或許還有好處呢：幸虧有這錯誤，我們兩人對自己性格的破壞纔減少了。錯誤固然帶來了許多痛苦，但是，沒有錯誤，痛苦一定更多，結果也不會這麼圓滿。」

這便是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說的話。從他詳細地闡明事情的這一面時那種堅決的口吻上，您可以很容易看出：他，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感覺這方面有些令他不快和於他不利的地方。他坦率地補充說：「我知道，照那些抱着不同情我的態度來考察這件事的人的看法，我還是並不十分對的。然而我相信她會同情我。她對我的判斷甚至將比我自己的判斷更準確。我認爲自己完全對的。關於她做夢以前那個時期，我的意見就是這樣。」現在我要轉告您，自從您那個夢使他明白了您和他之間的關係的缺陷以後，他的感情和意向是怎樣的：

「我說道：『這都是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的話』，一聽到她有關於夢的最初幾句話，我立刻明白一件不同於我們原先的關係的事故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了。我預料這件事將具有極大的力量，因為，在她那堅強的性格和她當時的不滿（由於積壓過久，她的不滿已經有着異常巨大的力量了）的情況之下，是非如此不可的。但在最初，這個預料還是以一種對我最輕易、最有利的形式出現在我心中的。我這麼想：她沉醉於對別人的熱愛之中只是暫時的現象，隔一兩年她就要回到我身邊來了；我是個很好的人。她也許會碰見另一個跟我同樣好的人，不過這種機會可少得很（我心裏想什麼便照直說出來，並不故意貶低自己的價值：我沒有這套虛偽的花頭）。得到了滿足的愛情會失去它的幾分猛烈性；她將明白，雖然她同我在一起生活的時候她的天性中的某一方面得不着充分的滿足，但是，就整個生活來說，她同我在一起生活却比同別人更愉快，更自由；所以一切都會恢復原狀。受到經驗的教訓，我將更加關懷她，她對我也會產生一種新的尊敬，她會比以前更愛我，我們將比從前更和睦地生活下去。

「可是（我感覺很難解釋這件事情，然而我應該加以解釋），可是我對於我們恢復關係的問題的遠景作何想法呢？我高興麼？當然高興。只是高興？不，我覺着這也是一個累

贅，當然是愉快的、非常愉快的累贅，但畢竟是累贅啊。我熱烈地愛着她，我願破壞自己的性格去好好地遷就她；這將使我獲得滿足，不過我的生活到底要受些束縛。在我由於第一個印象而安下心來以後，我便是這樣想的。我知道我並沒有想錯。在她希望我極力保持住她的愛情的那個時期，她讓我體驗到了這一點。迎合她這願望的一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高惱的一個月。不，這兒並沒有什麼痛苦，這句話是完全與事實不合的，荒謬可笑的；我的真正感覺是，迎合她的當兒，我所體驗到的只有快樂；但我也覺着煩悶。這就是她企圖維持對我的愛而終於失敗的祕密。我迎合她就覺着煩悶。

「初初看去也許覺得奇怪：爲什麼我給一般大學生花費了無數個晚上而我並不煩悶，雖則我本來用不着替他們多勞神的，爲什麼我給一個女人僅僅花費了幾個晚上我便感到了極度的厭倦，既然我愛她甚於愛我自己，既然我準備爲她死，——不光爲她死，還爲她忍受任何的苦難？這也許叫人奇怪，可是只有不明瞭我跟青年們（我給他們花費了那麼多時光）的關係之本質的人纔會奇怪。第一，我跟這般青年中間並沒有任何私人關係；當我同他們坐在一塊的時候，我並不感覺自己面前有人，我所看到的只是幾個互相交換思想的抽象典型罷了；我同他們談話跟我獨自沉思並沒有多大區別；我身上僅僅有一個方面、最

少需要休息的一方面——思想——在活動着。其餘一切都進入了睡眠狀態。再說，這種談話有着實際的、有益的目的：促進我的青年朋友們的精神生活、高貴品質以及精力的發展。這是一種工作，但却是非常輕鬆的工作，它能夠恢復被其他的工作消耗掉的力量，它不累人，反而令人愉快（可那到底是一種工作呀）；因此人不會提出休息的要求。我在這兒尋求的是利益，而不是平靜；我讓我的身體的一切方面都酣睡着，除了思想之外；而這思想中又沒有混進一點私人關係——對於跟我談話的人們的私人關係，所以它感到自己這樣自由，正像我獨自沉思時一般。這些談話可以說並未把我從孤獨中牽引出來。這跟那種需要用全副力量去應付的社交活動毫無共同之點。

「我知道說出「煩悶」這兩個字是多麼為難，但我的良心不容許我隱瞞。是的，儘管我很愛她，然而當我後來確信她和我之間不可能建立一種使我們便於照舊生活的關係時，我倒感覺輕鬆了。我開始確信這個，大約是在她發現我不高興迎合她的願望的時候。於是未來就以嶄新的、叫我比較愉快的形式浮現在我心中了；既經看出我們無法維持原先的關係，我便開始考慮怎樣能更快地（我又得說一句難於啓齒的話了）——怎樣能更快地擺開和脫離那個使我煩悶的處境。這就是甘願為事情的表象所迷或者不太同我接近、看不

透我的動機之底蘊的人覺着我寬大的祕密。對了，我只想擺開那個使我煩悶的處境。我並不假惺惺地否認自己的美德，我不否認我的動機之一是希望她好。但這僅僅是第二個動機——就假定它是個很重要的動機吧，它的重要性可畢竟遠不及第一個動機，主要的動機——希望解除煩悶：這纔是真正的原因。在它的影響之下，我開始留心觀察她的生活方式，我毫不費力就看出了：在那由生活方式的變化所引起的感情的變化當中，亞力山大·瑪特威依奇的出現與疏遠起着主要的作用。這使我聯想到他：我這纔明白了我從前一直沒有注意的他那些古怪舉動的原因，此後我的思想便獲得了新的形式——叫我比較愉快的形式，如像我上面說過的。我看出她不僅在尋求熱烈的愛情，而且已經發生了愛情，不過她還沒有意識到罷了，她這感情的對象是個完全值得她愛的、在各方面都能夠完全代替我的人，同時這人也熱烈地愛着她，——於是我高興極了。不錯，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痛苦的：任何重大的變化都是跟某種悲哀連在一起的啊。現在我纔知道了我不能，憑良心說，認定自己是她所需要的人；——而我一向都以爲她需要我，老實講，這使我感覺愉快；因此，這種關係的失去必然有它的痛苦的一面。但這一面只在最初一個短短的時期壓倒了另一面，叫我高興的一面。現在我相信她會幸福，對於她的命運也放了心了。這是巨大的喜悅

的源泉。然而如果認為主要的快樂便在這兒，那也不對；不，個人的感情仍舊重要得多：我知道我將完全從強制之中解放出來了。我這句話可沒有那樣的意思，似乎我覺着獨身生活比家庭生活自由些或者輕鬆些：不，假定夫妻雙方都根本無需勉強自己去互相迎合，假定他們絲毫不用強制自己也能互相滿意，假定他們互相迎合着而完全不覺得是在迎合，那末，他們中間的關係愈密切，他們兩人也愈輕鬆，愈自由。她和我之間的關係却不是這樣的。所以，對我來說，離異便是自由。

「由此可見，當我決計不妨礙她的幸福的時候，我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我的行為中也有着高尚的一面，但這行為的原動力却是我個人天性上的一種傾向——為我自己的好處着想。因此我纔能夠完成這些良好的（我可以這麼說）行為：不動搖，不把多餘的不安與煩惱帶給旁人，不背棄自己的責任。這是容易做到的，如果責任跟個人天性上的傾向一致的話。

「我上里亞桑去了。過了些日子她叫我回去，她說我的在場不致妨礙她了。我知道我仍然會妨礙她的。據我的理解，這兒有着兩個原因。看到她所感激不盡（照她的意見）的人，她會痛苦。這一點，她可弄錯了，我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值得她感激的地方，因為我這

麼做主要是爲了自己，而不是爲她。她的想法却不同，她對我懷着一種異常強烈的感激之忱。這種感情是痛苦的。那當中也有着愉快的一面，但只有在感情不太強烈時它纔能佔住優勢。感情一強烈，那力量可大了。第二個原因呢（這話又有點兒難於啓齒，不過我應該說出我心裏所想的），我覺得第二個原因是在：就社會環境方面來說，她所處的不正常的地位令她感到不愉快；她苦於社會不肯正式承認她有權利佔據這個地位。所以我認爲我默在她身邊將叫她痛苦。我不願隱瞞，在這個新的發現中有着一面，它比我在先前幾個時期所體驗的一切感情更使我痛苦得多。我對她保持着很強烈的好感，我願意仍然做個很接近她的人。我希望如此。當我知道我不應該這麼做的時候，我是非常地悲哀了。而且我這悲哀不是任何個人利益能夠補償的；我可以說，我下定我的決心、我的最後決心[◎]的唯一原因只是爲了愛她，希望她好，我純然出於一種大公無私的動機。但是我對她的關係從來，連最好的時期在內，沒有給過我這麼巨大的內在的快樂，如同這個決心給我的一樣。在這兒，影響着我的行爲的是可以稱之爲高尚感情的東西，更確切地說，是高尚的打算，在這打算中只有一般的人性法則起着作用，而與個人的特殊情形無關；我這纔知道那是一種多

◎ 指假裝自殺。

麼大的快樂，如果一個人感覺自己的行為像個高尚的人的行為，也就是說，像任何人（不是伊凡，也不是彼得，而是任何人——不論他叫什麼名字）所應有的行為；如果他感覺自己只是人——既非伊凡，也非彼得，而是人，僅僅是人，——那是一種多麼大的快樂啊。這感情太強烈了；達到這種感情的次數過於頻繁，在我這樣平庸的人就受不住了；但偶爾體驗體驗它的人是幸福的。

「我的行為中有一點是無需解釋的，這一點會是個最大的疏忽，假定我的對手換了別人的話；然而我對他讓步的那個人的性格分明已經替我這疏忽作了辯白。在我去里亞桑以前，她和亞力山大·瑪特威依奇還從來沒有互相表白過感情；當我下定我的最後決心時，無論我和他或者我和她都完全沒有談到過這決心。可是我深深地瞭解他，我不用同他談話也知道他的意見。」

我在前面說過，我是逐字逐句傳達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的話的。

我於您完全是陌生人；但我爲了實現已故的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的願望而給您寫的信却有着這樣的祕密性質，您或許高興曉得這個跟您毫不相干的、專門報導已故的德米特里·謝爾蓋依奇的內心生活的通信者是誰吧。我是個退了學的醫學生，——關於我自己，